《绣春刀》：明朝体制内的小人物  
  
    
  
在经历了郭敬明导演的《小时代3》、韩寒导演的《后会无期》，以及张之亮导演、徐克担任艺术总监的《白发魔女传》等吸金大片之后，由路阳导演、8月7日公映的武侠片《绣春刀》显得与众不同：这是一部格外正常的电影，清晰完整地讲了一个小人物的侠与寇故事。如今人们经常会免费赠送给一些影片以“情怀”和“机智”这种空洞的词汇，但面对写实而朴素的《绣春刀》，这些词似乎都派不上用场。  
  
《绣春刀》的故事背景设置在明朝末年，这部武侠片最可贵之处，在于着力描写了小人物在大时代中被卷入政治风暴之后的悲剧命运。三个锦衣卫兄弟，他们有各自的生活，但在政治斗争正酣时，他们是“棋子”与“蝼蚁”，被挑选出来追杀东厂的操纵者魏忠贤，自此三个小人物卷入派系争斗与政治阴谋。  
  
《绣春刀》里的锦衣卫三兄弟（王千源、张震、李学东饰）的出场，令人想起日本大师山田洋次(Yoji Yamada)根据藤泽周平(Fujisawa Shuhei)的小说集改编的《黄昏清兵卫》(The Twilight Samurai)里的主人公下级武士清兵卫。清兵卫虽然身为武士，除了上班为主公看管仓库之外，下班后还要做农活、编虫笼以贴补家用。这位清兵卫甘愿作卑微的公务员，却难以避免地被卷入派系斗争，最后不得不行使家臣的职责，上阵引刀杀敌。中国的武侠片中历来多是描写快意恩仇的侠与寇，少见那样挣扎着生存于国家体制内的小人物。但是在《绣春刀》的开场后不久，在三个拿着驾帖（通缉令）进行搜捕与杀人的锦衣卫身上，却意外地先后出现了“黄昏的清兵卫”的影子：一位苦于母亲催促渴望补先父百户的缺位，一位竭尽全力想要拯救心上人出教坊司（官属妓院），另一位则患有肺病并被师兄不断勒索。  
  
在中国要想给暴力故事找一个政治黑暗的背景，明朝末年是很好的选择。明朝特务治国，设有“厂卫制度”，“厂”有东厂、西厂、内行厂，“卫”即锦衣卫。东厂是秘密警察机关，负责整肃异议份子、压制言论自由；锦衣卫则负责监视官员、肃反肃贪，可以独立刑侦、逮捕、判决、关押（所谓“诏狱”）。明末，魏忠贤操纵厂卫、大兴牢狱，政治迫害极为惨烈。根据史料《明季北略》记载，1627年崇祯帝朱由检登位以后，决定整治朝廷，扫除魏忠贤党派。魏忠贤被迫辞去东厂的职务，前往凤阳，崇祯皇帝命锦衣卫前去擒拿，魏忠贤在途中自杀。  
  
《绣春刀》对这段历史的借用和演绎，在此时上映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下中国大兴反腐、高层官员频频落马的现况：锦衣卫的政治职能类似中纪委，而东厂则难免使人想到武警系统，而魏忠贤曾是明朝政治势力中权倾一时的人物。虽然电影本身并无针对时政的影射，但宣传语“断情仇、斩贪官”无疑仍然指向了现实。  
  
《绣春刀》这部武侠片最可贵之处，在于着力描写了小人物在大时代中被卷入政治风暴之后的悲剧命运。  
  
Courtesy of CFGC  
  
明朝的“厂卫制度”虽在历史臭名昭著，却是华语武侠片中独特的文化资源。武侠片大师胡金铨在1960年代有感于台湾的白色恐怖和大陆的文化大革命，在研究晚明政治之后，拍摄出名作《龙门客栈》(1967)，之后又执导《侠女》(1973)、《大轮回·第一世》(1983)、《笑傲江湖》(1990)，刻画出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锦衣卫与东厂的宦官形象。这些形象又经徐克等人的电影传播，使得“厂公”、“督主”、“档头”、“千户”、“百户”、“镇抚使”、“总旗”，这些厂卫官衔即使不谙历史的武侠片影迷也相当熟悉 。《绣春刀》是对此的继承与再生，可以说创造出了新意。  
  
着飞鱼服、佩绣春刀是锦衣卫的标准行头，也是胡金铨和徐克的电影中常见造型。在《绣春刀》中，“飞鱼服”、“绣春刀”在对白中被不断强调，以此提醒角色和观众，他们作为国家机器的身份。一旦穿上制服、配上制式武器，就意味着服从与牺牲，个人意志甚至肉体都有可能被消灭。《绣春刀》值得赞赏之处，最重要是对三位男性主人公摆脱了非好即坏的刻板描写，使他们成为灰色的个体，他们一方面是朝廷爪牙、另一方面又仍然有独立人格。自由意志与威权势力的斗争通过几次任务的执行展开，当然其中最核心的一次是追杀魏忠贤——对这个人物的刻画，寥寥几笔赋予这位失势落难的“九千岁”以一种戏剧感很强的“赌徒心理”，台湾老牌戏剧演员金世杰的表演也极为精彩。  
  
相较而言，《绣春刀》女性角色的塑造是失败的。尽管剧本为锦衣卫沈炼（张震饰）写了一条令人扼腕叹息的感情线，但他的心爱对象、教坊司妓女周妙彤（刘诗诗饰）并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印象。而那位医馆的少女（叶青饰），更像是二三流古装电视剧里走出来的角色。她们只被作为男性世界的柔软剂，最终因戏剧需要而沦为准牺牲品。  
  
由此也可见，《绣春刀》尚未真正触及人物的内心世界。我们在影片中只看到三个与暴力为伍的单身汉，他们出现在街头、衙门、医馆、妓院、他人的宅邸，却从未进入自己的生活空间。相对武戏的写实性而言，文戏则显得较为教条。失去了人性的觉醒和日常的况味，命运的悲剧性就失色很多。三位主角始终不过是黑暗政治体制下的三个不安分子而已。  
  
最终的结尾，《绣春刀》重回华语武侠片“报仇雪恨”的暴力传统——活下来的锦衣卫沈炼和忽然转变形象的流氓丁修（周一围饰）联手袭击了东厂督主赵靖忠（聂远饰）。这个收场并不算坏。实际上剧情的塌陷从三兄弟被各自分配了三组敌手（较为冗长的动作戏）就已经开始了——只有以暴易暴才能解决幸存者的心结。影片后半部分的简单与粗暴，也导致我们在主人公出场时的惊喜逐渐消失：挣扎生存在体制下的小人物，最后仍然成为快意恩仇的侠与寇，最终完全脱离了现实，成为无奈的幻觉。  
  
后半部分的剧情走向，也许正投射出我们的电影生产者与观众尚未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，正面思考在牢不可破的国家体制面前、个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——这在欧、美、韩、日的商业片中是一个屡见不鲜的题材。尽管《绣春刀》只是半部佳作，但因为它已经切中这一命题，这足以令他在国产商业片中显得如此卓尔不群。（转自纽约时报影评)